

世界十大文学名著

战争与和平

(四)

WAR AND PEACE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Leo Tolstoy

草婴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世界十大文学名著

战争与和平

(四)

WAR AND PEACE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Leo Tolstoy

草婴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一卷

第一部

3

第二部

116

第三部

209

第二卷

第一部

309

第二部

364

第三部

436

第四部

509

第五部

559

第三卷

第一部

633

第二部

710

第三部

848

第四卷

第一部

957

第二部

1008

第三部

1050

第四部

1094

尾 声

第一部

1149

第二部

1200

附录一
略谈《战争与和平》
1237

附录二
《战争与和平》各章内容概要
1245

第一 部

1

这时,在彼得堡最上层,鲁勉采夫派、亲法派、玛丽雅太后派、皇太子派和其他各派,正进行着更加钩心斗角的活动,而宫廷帮闲照例在旁搬弄是非。但平静奢侈、靠幻想过日子的彼得堡生活依然如故;由于过着这样的生活,要认识俄国人民面临的危险和所处的困境,就非花力气不可。皇帝照样上朝,舞会照样举行,法国剧院照样演出,朝廷的兴趣一如往日,争权夺利和耍弄阴谋依然如故。只有在最上层,有人竭力提醒当前的困境。人们窃窃私语,处境如此困难,两位皇后^①却各行其是。玛丽雅太后只关心她所庇护的慈善机关和教养机关,传旨把这些机关迁到喀山,其中设备都已包装妥当。人们向伊丽莎白皇后请示,她出于俄国人的爱国热情回答说,她无权过问政府机关,因为那是皇上的事,至于她本人,将最后一个撤离彼得堡。

八月二十六日,就是鲍罗金诺会战那一天,安娜·舍勒家照常举行晚会,而晚会最精彩的节目则是朗诵主教大人把圣谢尔基神像献给皇上时写的那封信。这封信被看作教会爱国辞令的典范,它将由以朗诵技巧著称的华西里公爵亲自朗诵(他常在皇后面前朗诵)。他的朗诵技巧在于嗓门洪亮,声音悦耳,有时慷慨激昂,有时如泣如诉。至于什么地方慷慨激昂,什么地方如泣如诉,完全是随心所欲,没有定规。这次朗诵,也像安娜·舍勒家所有的晚会一样,具有政治意义。那天晚会将有几位重

^① 一位是保罗皇帝的寡妇玛丽雅皇太后,另一位是亚历山大一世的妻子伊丽莎白皇后。

要人物参加，安娜·舍勒要他们因去法国剧院一事感到羞耻，从而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客人已到了不少，但安娜·舍勒还没在客厅里见到所有要见的人，因此朗诵还没有开始，人们都在随便闲聊。

彼得堡当天的新闻是海伦伯爵夫人害病。几天前她突然生病，错过几次她能增光的集会。据说她不接见任何人，并且不找那几个向来替她治病的彼得堡名医，而请教一位用新的特殊疗法替她治病的意大利医生。

大家都知道，美丽的伯爵夫人的病，起因于不便同时嫁两个男人，而意大利人的疗法就是要排除这种障碍。但当着安娜·舍勒的面，不仅没有人敢这样想，而且没有人流露出知道这事的樣子。

“据说可怜的伯爵夫人病得很重。医生说是心绞痛。”

“心绞痛吗？哦，这是一种可怕的病！”

“据说两个情敌因她的病和好了。”

大家都兴致勃勃地反复说着心绞痛这个名词。

“据说老伯爵很伤心。医生宣布这病很危险，他就哭得像个孩子。”

“哦，这可是个重大损失。她实在是个迷人的女人。”

“您是说那位可怜的伯爵夫人吗……”安娜·舍勒走过来说。“我派人去打听了她的病情。回话说，她稍微好些了。她无疑是天下最迷人的女人。”安娜·舍勒为自己的热情露出微笑。“我们属于不同的阵营，但这并不妨碍我对她应有的敬意。她太不幸了！”

一个冒失的年轻人认为安娜·舍勒是用这话轻轻揭开伯爵夫人害病的内幕，就大胆地表示惊讶，为什么不延请名医治疗，而去请教一个可能采用危险疗法的江湖郎中。

“您也许比我消息灵通，”安娜·舍勒突然刻薄地攻击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但我从可靠方面得知，这位医生医道高明，学问渊博。他是西班牙皇后的御医。”安娜·舍勒就这样驳倒了年轻人，转身走向比利平所在的另一个圈子。比利平正在谈论奥国人，他皱紧眉头，显然准备再舒展开来，说出一句俏皮话。

“我觉得那挺有意思！”他说到一个外交文件，这个文件是和被彼得堡方面称为彼得堡英雄的维特根施泰因所缴获的奥国旗帜一起送往维

也纳的。^①

“什么，您说什么？”安娜·舍勒对他说，让大家静下来听她已知道的那句俏皮话。

于是比利平复述了一遍由他起草的文件原文：

“皇帝送还奥国旗帜，”比利平说，“这些友好的迷途旗帜是在正道之外找到的。”比利平说完舒展开眉头。

“妙极了，妙极了！”华西里公爵说。

“也许是那条通华沙的路吧！”伊波利特公爵突然大声说。大家都向他回过头去，不明白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伊波利特公爵也又惊又喜地向周围扫视了一下。他也跟别人一样，不明白自己说这话的意思。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他多次注意到，有时突然插进一句话往往显得很俏皮，因此一有机会就信口开河。“说不定效果很好，”他想，“即使不好，也无伤大雅。”果然，在一片令人难堪的沉默中，安娜·舍勒所期待的那个不够爱国的人走了进来。她笑咪咪地举起一只手指警告伊波利特，同时请华西里公爵到桌子前面来，拿给他两支蜡烛和一份稿子，请他朗诵。大家都不作声。

“至圣至尊的皇帝陛下！”华西里公爵庄严地朗诵道，接着扫视了一下听众，似乎要看看有没有异议。没有人吭声。“古都莫斯科，新的耶路撒冷，接待它的基督吧，”他读到它的两字突然加重语气，“就像母亲拥抱她热情的儿子那样，并通过冉冉升起的迷雾，预见到你的国度的赫赫荣光，欢天喜地地歌颂：‘和撒纳，荣耀归于我主！’”华西里公爵如泣如诉地念了最后这句话。

比利平察看着自己的指甲，许多人显然都有点害怕，仿佛在问，他们犯了什么罪？安娜·舍勒像老太婆念祷文那样，预先说出下面的字句：“让大胆无礼的歌利亚……”^②

华西里公爵继续念道：

① 指克利亚斯提策城下之战，在这次战斗中维特根施泰因打败了前不久建立的俄奥联军。

② 迦特人歌利亚是非利士人的勇士，他头戴铜盔，身穿铠甲，勇猛无敌，后被大卫用机弦甩石打死。事见《旧约全书·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

“让大胆无礼的歌利亚把死亡的恐怖从法国边境带到俄罗斯土地上吧；谦逊的信仰，俄国大卫的机弦，将痛击他那嗜血的骄傲头颅。今将此圣谢尔基神像，古代热情保卫我国福利的战士，敬献给皇帝陛下。我因体力衰弱未能亲自觐见圣颜，深感遗憾。我热烈祷告上苍，愿万能的主颂扬正义之民族，以遂陛下圣愿。”

“字句多么有力！风格多么优美！”大家异口同声地赞美作者和朗诵者。安娜·舍勒的客人们受到这封信的鼓舞，长久地谈论着国家大事，对最近即将发生的战斗结果作出各种猜测。

“你们就能看到，”安娜·舍勒说，“明天是皇上圣诞，我们一定会得到好消息。我有这样的预感。”

2

安娜·舍勒的预感果然应验了。第二天，宫廷为庆祝皇帝圣诞而祈祷时，伏尔康斯基公爵被叫出教堂，接受库图佐夫公爵的文件。这是库图佐夫在塔塔利诺瓦战斗当天写来的报告。库图佐夫写道，俄军没有后退一步，法军损失远比俄军惨重，他从战场上匆匆报告，来不及收集最后情报。总之，这是一场胜利。人们还没离开教堂，就立即为造物主庇佑这次胜利作感恩礼拜。

安娜·舍勒的预感应验了。整个早晨，全城弥漫着节日的欢乐气氛。大家都认为这是一次大胜利，有人甚至说拿破仑已被俘并被废黜，法国已选出新元首。

在远离战场的宫廷环境里，要充分反映全面情况是极其困难的。一般事件往往不知不觉集中表现在一件具体的事情上。譬如，现在朝臣们的欢乐，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胜利，另一方面是由于捷报传来正逢皇帝圣诞。这真是喜上加喜。库图佐夫的报告也提到俄军的伤亡，其中包括杜契科夫、巴格拉基昂和库塔伊索夫。在彼得堡上层社会，俄军伤亡的悲痛就集中在库塔伊索夫阵亡这件事上。大家都认识他，皇帝喜欢他，他年轻，讨人喜欢。那天大家一见面就说：

“真是想不到。就在祈祷的时候。库塔伊索夫的牺牲真是一大损

失！唉，真可惜！”

“库图佐夫嘛，我对你们怎么说的？”这时华西里公爵带着预言者的骄傲神气说。“我一向说，唯有他能打败拿破仑。”

但第二天没有接到前线的消息，大家都感到忐忑不安。皇帝因此心情烦闷，朝臣们也忧心忡忡。

“皇帝处境真难哪！”朝臣们说，不像前天那样称赞库图佐夫，却指责他弄得皇帝焦虑不安。那天华西里公爵不再颂扬他的偶像库图佐夫，而在谈到总司令时不吭一声。除此以外，这天傍晚仿佛事事都有意使彼得堡居民惊惶不安，包括一个可怕的消息：海伦伯爵夫人突然去世，害的是一种人们津津乐道的可怕疾病。在大庭广众中，大家都说海伦伯爵夫人死于心绞痛，但在熟人之间却流传着详细的情节：西班牙皇后的御医给海伦开了一种药，这种药只能小剂量服用；但海伦一面受老公爵猜疑，一面写信给丈夫（那个倒霉的浪子皮埃尔），却得不到丈夫的回信，她内心苦闷，就服了大量这种药，结果来不及抢救，在痛苦中死去了。据说华西里公爵和老伯爵向意大利人问罪，意大利人拿出不幸的死者写的一叠信，他们就立刻罢休。

大家谈论的无非是三件令人伤心的事：皇帝不明形势，库塔伊索夫阵亡和海伦猝死。

接到库图佐夫报告后第三天，有一个地主从莫斯科来到彼得堡。于是法军占领莫斯科的消息就传遍全城。真是骇人听闻！皇帝处境太困难了！库图佐夫是卖国贼。华西里公爵在人家前来吊唁他女儿时，谈到先前受他颂扬的库图佐夫，说对一个放荡的瞎眼老头还能指望什么呢。他忘记了自己说过的话，但这在悲痛的时刻是情有可原的。

“我真弄不懂，怎么能把俄国的命运交托给这样一个人。”

这个消息不是来自官方，还可以怀疑，但第二天拉斯托普庆伯爵送来下述报告：

“库图佐夫公爵的副官给我送来一封信，要我派警官护送军队上梁赞大道。他说，放弃莫斯科，他深感遗憾。陛下！库图佐夫的所作所为决定着京城和您的帝国的命运。莫斯科是俄罗斯精华荟萃之地，埋葬着历代先帝遗骨，一旦失守，将震惊全国。我将随军行动。我已撤出全部

物资。我为祖国的命运痛哭。”

皇帝接到这份报告，就派伏尔康斯基公爵给库图佐夫送去下面的诏书：

“库图佐夫公爵！从八月二十九日起我就没有收到过您的来文。但九月一日我从雅罗斯拉夫尔方面接到莫斯科卫戍司令送来的不幸消息，说您决定撤退军队，放弃莫斯科。您可以想象这一消息对我的影响，而您的沉默更增加我的惊异。今派侍从长官伏尔康斯基公爵送去此诏书，向您了解军情，以及您作出如此可悲决定的理由。”

3

莫斯科失守后九天，库图佐夫派专使送来放弃莫斯科的正式消息。这个专使是法国人米肖，他不懂俄语，自称身为外国人，却有一颗俄国心。

皇帝立刻在石岛皇宫办公室接见专使。米肖战前从未到过莫斯科，又不懂俄语，但当他瞥见至圣至尊的皇帝，报告火光照亮他道路的莫斯科大火时，还是深为感动。

虽然米肖先生悲痛的原因同俄国人民悲痛的原因不同，但当他被引进皇帝办公室时还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以致皇帝一见他就问：

“你给我带来什么消息？是不是坏消息，上校？”

“消息很坏，”米肖垂下眼睛，叹了口气回答，“莫斯科失守了。”

“难道我的古都不战就被放弃了？”皇帝勃然大怒，急急地问。

米肖毕恭毕敬地转达了库图佐夫要他禀报的话，就是莫斯科城下无法战斗，因此只能选择一条路：要么同时牺牲军队和莫斯科，要么放弃莫斯科，而总司令只能选择后者。

皇帝眼睛不看米肖，默默地听着。

“敌人进城了？”他问。

“是的，陛下，现在全城已变成一片火海。我走的时候烈火熊熊。”米肖断然说，接着看了皇帝一眼，不禁大吃一惊。皇帝呼吸急促，下唇哆嗦，那双好看的蓝眼睛顿时热泪盈眶。

但这只是一刹那的事。皇帝突然皱起眉头，仿佛在责备自己的软弱。他抬起头，语气坚决地对米肖说：

“上校，我从各方面看出，我们遭受重大牺牲是出于上帝的意旨……我决心顺从。但是米肖，请您告诉我，您来时，我们那不经一战就放弃古都的军队情况怎样？您有没有发现士气低落了？”

米肖看到至圣至尊的皇帝镇静下来，他也跟着镇静下来了，但对皇帝直率的重要问题必须作出明确的回答，而他却还没考虑好答案。

“陛下，您准许我像一个忠心的军人那样说实话吗？”他这样说，想赢得一点时间。

“上校，我向来这样要求……”皇帝说。“什么事也不要瞒我，我要知道全部真相。”

“陛下！”米肖已准备好一个又轻松又恭敬的俏皮回答，嘴角挂着一丝微笑说。“我离开军队的时候，上自司令，下至列兵，个个惊恐万状……”

“怎么会这样？”皇帝严厉地皱了皱眉，插嘴说。“我们俄国军队遇到失利会丧失士气吗？……绝对不会！”

米肖只等皇帝说出这句话，以便卖弄他的俏皮话。

“陛下，”他带着恭敬的戏谑神气说，“他们惟恐陛下心肠太软而缔结和约。他们急于战斗，”这位俄国人民的全权代表说，“不惜牺牲生命向陛下表忠心……”

“啊！”皇帝拍拍米肖的肩膀，眼睛里露出亲切的光芒，平静地说，“上校，您使我放心了。”

皇帝垂下头，沉默了一会儿。

“好，现在您回军队去吧！”他挺直身子，做了一个庄重而和蔼的手势对米肖说，“不论您到哪里，都要告诉我的勇士们，告诉我的全体臣民，即使不剩一兵一卒，我也将亲自率领我亲爱的贵族和善良的农民进行战斗，并不惜耗尽最后一分国力。我们的力量比我们敌人想象的要强大……”皇帝越说越激动。“但如果天意注定，”他抬起他那双满怀激情的明亮俊美的眼睛望着天空说，“我们的朝代将在我这一代结束，我也将竭尽所能，让我的胡子长到这里，”皇帝在胸口比划了一下，“同幸存的农

民一起啃土豆，也决不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因为我珍惜黎民百姓所作的牺牲……”皇帝声音激动地说完这话，突然转过身，仿佛不愿让米肖看到他盈眶的热泪，向办公室尽头走去。他在那里站了不多一会儿，大步回到米肖身边，用力握住他的下臂。皇帝和蔼的俊美的脸涨红了，眼睛里闪耀着坚决和愤怒的光芒。

“米肖上校，不要忘记此时此地我对您说的话，也许有朝一日我们会快乐地想起这件事……或者是拿破仑，或者是我，”皇帝拍拍胸脯说。“我们两人不共戴天。现在我可认识他了，他再也骗不了我了……”皇帝皱起眉头不再作声。米肖这个身为外国人，却有一颗俄国心的人，在这庄严的时刻，听了这些话，看见皇帝眼睛里的坚决神情，深受感动（他后来这么说），就用下面的话来表达他自己的也是俄国人民的感情，因为他自认为有权代表俄国人民。

“陛下！”他说，“陛下现在保证了民族的荣誉和欧洲的得救！”

皇帝点点头，让米肖离开。

4

当时俄国国土一半沦陷，莫斯科居民逃到边远省份，民团一批批奋起保卫祖国，我们这些后代子孙自然会认为，当时举国上下都不惜自我牺牲，一心救国，并为祖国的沦陷而失声痛哭。有关那个时代的记载，都毫无例外地谈到俄国人的自我牺牲精神、爱国热情、绝望、悲哀和勇敢。其实并非如此。我们之所以这样想，因为我们只看到历史的共同利益，而没有看到个人的具体利益。其实个人的具体利益远远超过共同利益，使人忽略共同的利益。当时多数人并不关心国家大事，而只顾眼前个人利益。他们就是当时很有影响的活动家。

至于那些试图了解局势、愿意自我牺牲、敢于参与国家大事的人，其实都是些最无用的社会成员。他们看事情总是颠三倒四，他们想做点有益的事，结果总是徒劳无功，例如皮埃尔和马蒙诺夫供养的一再抢劫俄国乡村的那几个团，又如太太小姐们撕扯的那些裹伤用棉线团永远到不了伤员那里，等等。就连那些卖弄聪明、发泄感情的人谈到当时俄国局

势,也往往装腔作势,信口开河,或者对一些无辜的人横加责难和表示愤恨。在历史事件中,禁食分别善恶树果子^①的戒律尤其明显。无意识的行动往往会产生结果,而历史事件中的著名人物决不会了解它的意义。即使他想了解,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越是直接参与俄国当时所发生事件的人越不明白它的意义。在彼得堡和远离莫斯科的外省城市,太太小姐和穿民团制服的男子都为俄国的命运和古都的沦陷失声痛哭,作了决心自我牺牲等等表示;但撤离莫斯科的军队几乎不想也不谈莫斯科,目睹城里的大火,却没有人发誓要向法国人复仇,他们想的只是今后四个月的饷银和下一站宿营地,想到随军女商贩玛特廖什卡之类的事……

尼古拉·罗斯托夫长期参加卫国战争并非出于自我牺牲精神,而纯属偶然,因为战争发生时他正在服役。因此,他对俄国当时发生的事并不失望,也没有作出消极的论断。要是问他对俄国局势有什么想法,他会说,那不是他的事,那是库图佐夫等人的事,但他听说部队要补充人员,仗还要打很久,照这样下去,他不难在一两年内升任团长。

他有这种想法,因此当他奉命到沃罗涅日为部队补充马匹,不能参加即将发生的战斗时,他不仅不难过,而且十分高兴。这种心情他不加掩饰,同事们也知道得清清楚楚。

在鲍罗金诺会战前几天,尼古拉领到差旅费和公文。他先派出几个骠骑兵,然后自己乘驿车去沃罗涅日。

只有在战斗生活中连续度过几个月的人才能理解尼古拉离开充斥粮秣车、给养车和野战医院的地区时的快乐心情。他看不见士兵、大车和营地垃圾,只看见住着农民农妇的村庄、地主的庄园、牧放牲口的田野、驿站和酣睡的驿吏,他感到兴奋,就像第一次见到似的。特别使他感到惊喜不已的是那些又年轻又健康的女人,她们身边并没有十来个军官围着向她们献殷勤,因此一个过路的军官同她们调笑,她们就感到格外高兴和荣幸。

^① 耶和華吩咐亞當不可吃那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事見《舊約全書·創世記》第二章。

尼古拉夜间兴冲冲地来到沃罗涅日一家旅馆，要了他在军中好久没有吃到的东西。第二天，他把脸刮得干干净净，穿上好久没穿的讲究军装去见当地长官。

民团司令是个文职出身的将军，上了年纪，看样子对自己的军衔和军职感到踌躇满志。他怒气冲冲地（他认为这样才能显出军人本色）接待尼古拉，煞有介事地盘问他，仿佛他有权这样做，又仿佛他在评论国家大事，表明自己的态度。尼古拉心里高兴，只觉得这一切都挺好玩。

从民团司令那里出来，他坐车去见省长。省长是个矮小活泼的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指点尼古拉到哪里的养马场买马，又给他介绍城里一个马贩子和离城二十俄里的一个地主，说在他们那里可以买到好马，还答应多方协助他。

“您是罗斯托夫伯爵少爷吧？我妻子同令堂很要好。我们每逢星期四招待客人，今天正好是星期四，请您务必光临。”省长送他出来时说。

尼古拉带上司务长，搭上驿车，直奔二十俄里外的地主家去买马。初到沃罗涅日，尼古拉过得轻松愉快，就像一个人心情好的时候总觉得事事称心、样样如意一样。

尼古拉访问的地主是一个老骑兵，骡夫，养马能手，爱好打猎，拥有一间讲究的起居室，藏有百年陈酿和匈牙利名酒，养有一批骏马。

尼古拉三言两语就用六千卢布买了十七匹精选的（他这么说）种马，作为补充马匹的样品。他吃了饭，多喝了两杯匈牙利红酒，同那地主称兄道弟，然后热烈吻别。他兴高采烈，虽然道路泥泞，他还是不停地催促车夫，以便赶上省长家的晚会。

尼古拉用冷水淋了头，换了衣服，洒了香水，来到省长家。他到得晚了点，但嘴里说了句“晚到总比不到好”表示歉意。

这不是舞会，也没说要跳舞，但大家都知道卡吉琳娜·彼得罗夫娜将在古钢琴上弹华尔兹和苏格兰舞曲，这样就要跳舞。大家估计到这一点，就打扮得像赴舞会的样子。

一八一二年外省生活一如既往，只有一点差别，就是从莫斯科迁来许多有钱人家，城里热闹多了。再有，也像俄国其他地方那样，处处显得放荡不羁，天不怕地不怕，一切都无所谓，人们一见面就闲聊，以前只谈

谈天气和熟人，现在却谈论莫斯科、军队和拿破仑。

聚集在省长家的是沃罗涅日的上流人物。

太太小姐很多，有几个是尼古拉在莫斯科的熟人；但男子中，能勉强同他这个圣乔治勋章获得者、采购马匹的骠骑兵军官、同时又是和蔼可亲而又很有教养的伯爵平起平坐的却一个也没有。其中有一个在法军中当军官的意大利俘虏，尼古拉觉得，这个俘虏在场更使他这位俄国英雄显得身价百倍。这个意大利人就像是一件战利品。尼古拉有这种感觉，他认为大家都这样看待这个意大利人，因此对他表示亲切，但不失身分，保持一定分寸。

尼古拉穿着骠骑兵制服，周身散发着香水和酒气，一走进来嘴里说着“迟到总比不到好”，并且几次听见别人也这样说。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他立刻感到他成了大众的宠儿，在外省占有愉快的地位。在过了长期艰苦生活后，这种地位格外使人陶醉。在驿站上，在旅店里，在地主家的会客室里，使女们都以得到他的垂青为荣；这里，在省长的晚会上，尼古拉觉得，有无数年轻的太太和美丽的姑娘都迫不及待地等待着他的青睐。太太小姐们纷纷向他献媚；上了年纪的太太们第一天起就急于给这个浪荡骠骑兵做媒。省长夫人就是其中的一个，她把尼古拉当作近亲，并且亲切地用法语叫他尼古拉。

卡吉琳娜·彼得罗夫娜果然弹起华尔兹和苏格兰舞曲。跳舞开始了。尼古拉的活跃使外省上流社会更加着迷。他那洒脱奔放的舞姿使大家赞叹不已。那天晚上，尼古拉对自己的舞姿也感到吃惊。他在莫斯科从没这样跳过舞，对这样放肆粗野的姿势甚至觉得不成体统，格调低下；但在这里，他觉得必须弄点新花样使大家惊讶，他们一定以为这在京城已是司空见惯，而在外省还没有见过。

尼古拉整晚最注意一个金头发、蓝眼睛、身体丰满、模样可爱的女人。她是省里一位文官的夫人。尼古拉怀着花花公子的天真想法，认为别人的妻子都是为他而生的，跟她寸步不离，并且像耍什么阴谋似的客客气气地对待她的丈夫。尼古拉和这位夫人嘴里不说，但他们确实挺合得来。可是做丈夫的并没有这种想法，对尼古拉总是板着面孔。但尼古拉实在太天真善良，做丈夫的有时也难免受到他情绪的影响。不过，到

晚会将结束的时候，妻子越来越兴奋，她的脸越来越红，丈夫的脸色则越来越阴沉，越来越苍白，仿佛两人兴奋的总量不变，妻子身上多一分，丈夫身上就少一分。

5

尼古拉脸上一直挂着笑容，坐在安乐椅上，俯身对着那个金发女人，向她天花乱坠地说着恭维话。

尼古拉肆无忌惮地移动马裤紧裹的双腿，身上散发出香水味儿，欣赏着这位夫人，也欣赏着自己，欣赏着自己那双穿皮靴的小腿的优美线条，对金发女人说，他要在这里沃罗涅日拐走一位太太。

“什么样的太太呀？”

“一位迷人的天使。她有一双天蓝的眼睛（尼古拉望了望对方），一张像珊瑚般红红的小嘴，皮肤雪白雪白……（他看了看她的肩膀）身段苗条像月神……”

丈夫走到他们面前，板着脸问妻子在谈什么。

“哦！尼基塔·伊凡内奇！”尼古拉说着恭恭敬敬地站起来。他仿佛要尼基塔·伊凡内奇也参与开玩笑，说他想拐走一个金发女人。

丈夫现出苦笑，妻子却笑得很开心。善良的省长夫人不以为然地走到他们面前。

“安娜·伊格纳季耶夫娜要见你，尼古拉。”她说安娜·伊格纳季耶夫娜的语气使尼古拉立即懂得，安娜·伊格纳季耶夫娜是位显要人物。“我们走吧，尼古拉。你不是要我这样称呼你吗？”

“当然可以，伯母。她是谁？”

“安娜·伊格纳季耶夫娜，她听外甥女说你救过她的命……你想得起来吗？……”

“我救过的女人可不少！”尼古拉说。

“她的外甥女就是玛丽雅公爵小姐。她在这里，在沃罗涅日，跟她的姨妈在一起。嚯，看你脸红的！怎么啦？……”

“没有的事，别说了，伯母。”